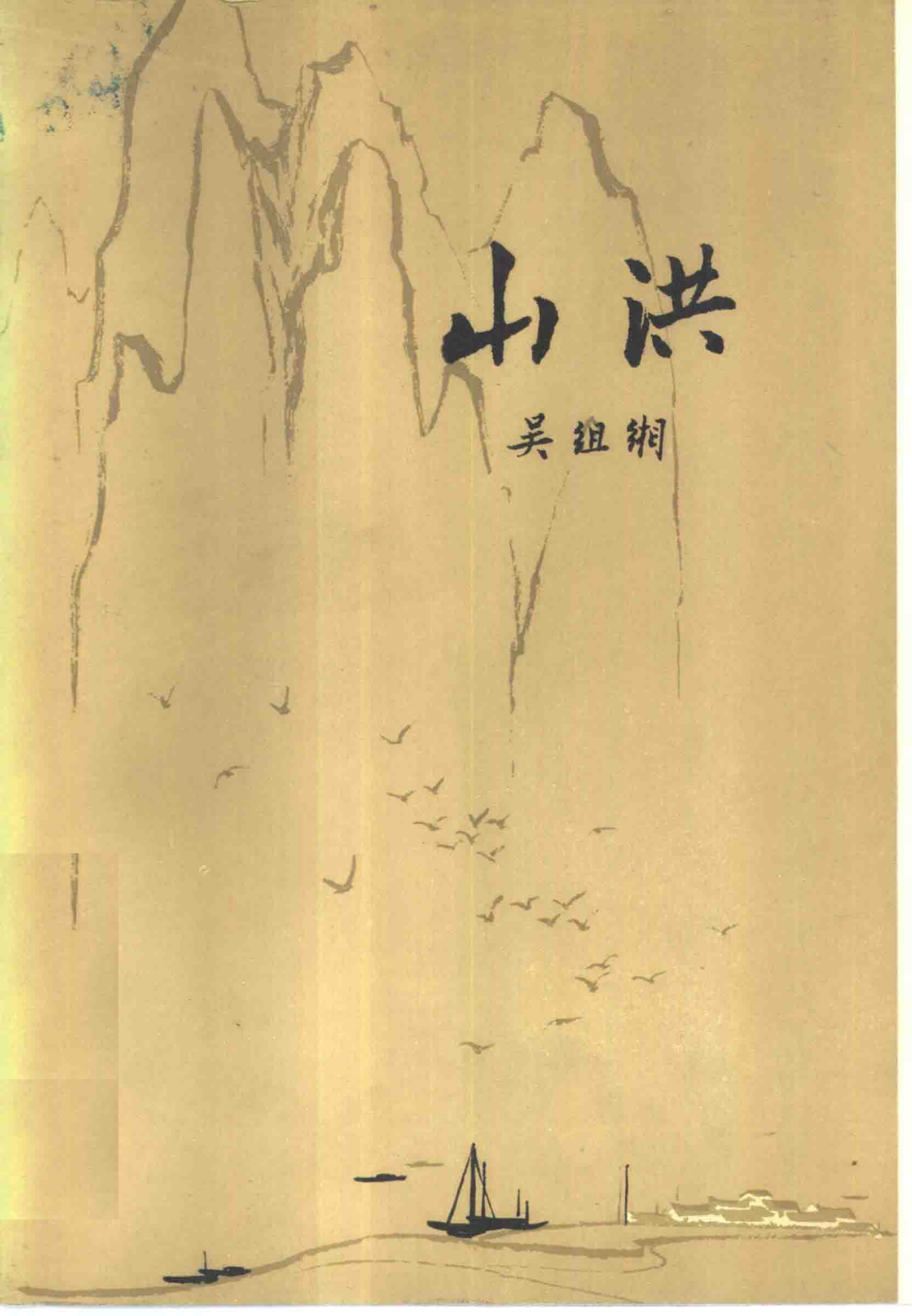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洪山

吴组缃

山洪

吴组缃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山 洪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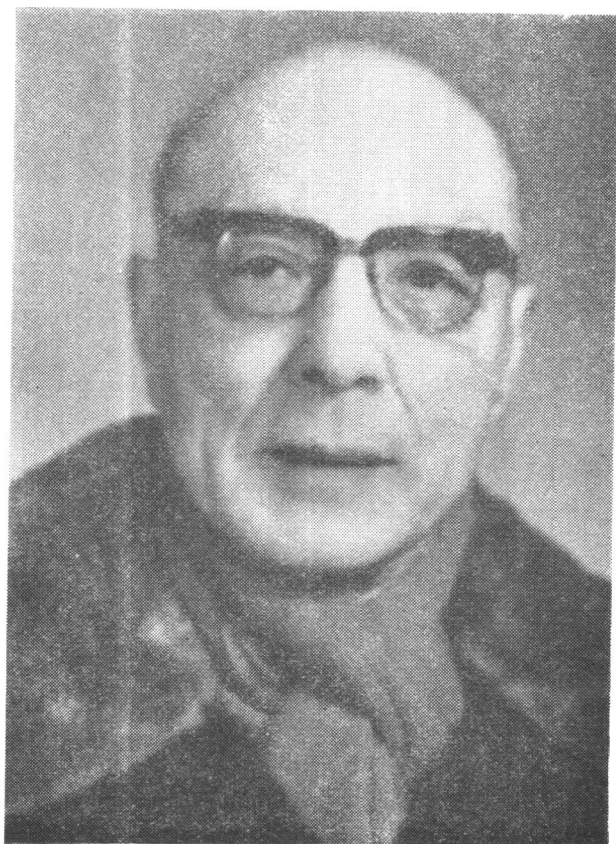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49,000 开 本 850×1168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6\frac{5}{8}$ 插 页 3

1982 年 2 月 北 京 新 1 版 1982 年 2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0,001—26,000

书 号 10019·3268

定 价 0.66 元



作者像

—

鸭嘴涝是黄山山脉支脉里的一个小村落。和黄山山脉其他大的小的村镇一样，这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也是聚族而居，居民全都姓章。

大河从上面重峦叠嶂里面弯弯曲曲穿了出来，迎面碰着鸭嘴山，屹然高耸，突出着丑怪的岩石，好象遇着一个横强的好汉；两手撑腰，仰面向天，有意伸出一只脚拦住去路，要和这远来的过客闹是寻非。大河奈何不得，只好把河路让开，朝北转了一个大弯，再向二百里外的大江缓缓的流去。

在这傲慢无礼的鸭嘴山脚下，面当着委屈向北的大河，那河岸上，在竹木丛林的笼罩之下，挤着几十座或高或低的简陋瓦屋。坏了的渔叉杆一头搭在瓦沟里，一头搭在门口桑树或乌柏树的枝桠上，上面挂着洗净了的整棵整棵的大白菜，晾着满是补丁的衣裤和小孩的尿布；大的小的竹箕里摊着饭锅巴和萝卜干，用条凳架着，或是放在低矮的屋瓦上曝晒着；大捆的藁草、高粱秆、玉米秆和黄豆梗，叠成箬帽形的、圆柱形的、立方形的堆子，上面摊着鱼网，晾着大量纯白的和嫩黄色的蛾茧；松柴概没经过劈斫，沿着墙直堆齐了屋檐，那些大小小黄褐色的圆剖面，缀成了简单美观的图案画。岸下是河滩，砂子卵石铺成一片广场；稀疏零落的长着芒窠、白茅和狗尾蒿的丛；上面山里下来的粗大木料，有的刨了皮，有的连着枯皮扎成木筏，在河沿上堆成高大的堡垒；锯好了的木板一横一竖叠架起来，一座座大如屋子——

那木板有的已经长满了绿苔和黯色的霉点；一种叫做“丝瓜壳”的小渔船，船底朝天，用木板架着，准备用棉花塞缝，涂刷桐油，等待“开河”时候应用。

在村尾上，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旁边，高临着下面的河滩，那里一连几间不整齐的矮小屋子，猥琐的蹲在桑树林里。一群麻雀在谷草堆上，在屋顶上，急躁的来回飞着叫着。

“吱呀——嘎笃，吱呀——嘎笃！”

屋里的步碓唱着单调的歌。

章三官在碓房里舂米。他的粗大的上身扒在 高高的扶栏上，一只脚悬空，一下一下踏动着又灵活又沉重的碓头。石臼歪歪的埋在面前四尺外的土面上，里面盛着稻谷；那个马脸形的碓头舂一下，臼里满满的稻谷象个迟钝的人忽然吃了惊似的，笨拙地一震跳。三官默不作声，沉着脸，只管有规律地踏着碓头，一边忙着用长柄推箬在石臼里拨弄着。

这是个二十五六岁的能干小伙子。今年春上才娶了亲，和他的阿妈，和他的哥哥大官、二官分了锅灶，单独成家立业。他分得一头老黄牛，五亩三分田，五十多棵桑树和一间瓦屋。他的能干在村上是有名的：缫丝、剥蛾筒，他有出众的手艺；“开河”的时候，他是村上第二把渔叉手，撒大网可占第三位；能挑百多斤的担子到二十里外的镇上去，路上不歇一次腿；吃过晚饭还可以上山割一担茅草，挑回家来天不过刚刚断黑；闲时高了兴，背把土枪到山上打獐打鹿，到河岸上打绿头野鸭，从没有空手回来过。他曾在镇上的自卫团里当过猎户队。

他的身体粗大，穿着泛成灰黄色的黑布棉袍——这是分得的阿爸的遗物，把前后的衣摆叠成三角形，倒扣在拦腰系着的蓝布带里。脚穿一双蒲鞋。颈项里用条土制面巾系着，算是从镇

上学来的时髦派头。头发蓬松着，披在额角和耳根上。随着步碓的震动，长头发慢慢遮没了半边脸，他就摆一摆头，把头发甩到脑后去。

他的脸形方正：鹰钩鼻子和眉毛眼睛的四周满是乌青色的点子，额外满是大大的麻点。家里长辈常说的，他十岁那年生天花，疮霉子被他自己用手剥掉，又不肯忌嘴，生姜辣椒偷着充量的吃，因此弄成一脸黑麻子；这个他已经不大记得。至于那些乌青点子，他分明没忘记来历。那是七八年前的冬天，他跟村上人到黄龙岭打围子，打的是两只野猪。那时他还是“嫩手”，派他守着拦尾路。一只野猪带了伤，窜到刺芭丛里舐血。他远远的伏在一棵大栗树上，听到大家高喊他“补枪”；他瞄了准，抖着手慌忙扳动“鸡头”，不想枪筒里药硝塞的太紧，“嗤”的一声，火药从“帽口”里喷出来，把鼻子眼睛一带全都灼完，人也跌下地。回到家，脸子肿的象个大葫芦；睁开眼睛，面前漆黑一团，多天连火光的红影子也看不见。当时只说眼睛瞎了，没了指望了。但村上人都庆幸他保住了性命，没给那野猪咬死。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，阿妈整天守着涂擦火疮药，慢慢的居然好起来。结果是在麻点上面，再加一层乌青点子；白眼珠上似乎也残留着硝砂，眼睛睁久了，觉得发胀发涩，冷风一吹，就会流眼泪。可是这没有妨碍他的眼力；反倒因此激动了他的蛮脾气，格外发狠练枪，从“嫩手”打成了一个不坏的“老手”。

太阳早从鸭嘴山翻了过来，碓房里还是黯森森的。门口桑树上搭着竹竿，晾满白菜和缫丝剩下的“筷子头”，一座高大的谷草堆，沿着乌柏树干堆起来，远远的屏障着门前。从桑树和草堆的空当里，可以望见一段河滩，和对河的香炉峰以及高低迂回的山谷。后边没门的门通到牛栏里。他的老黄牛对他睁着驯良的

眼睛，慢慢扭动着嘴，嚼着谷草，鼻里不住的哼着白色的气。

碓臼里黄色的谷粒，渐渐泛作花白。三官咬着牙，狠狠的踏了几脚，离开扶栏，蹲到石臼旁边，抓起一把谷粒看看。他听见门外一群野孩子似的吵闹着的麻雀扑拉一下全都飞逃了，有人的声音走近来。他用袖口拭了几下眼角，把手里谷粒掷回石臼里，拿起笤把在石臼边上扫着，并不向外面看一看。

二

走近来的是两个人。一个是他大哥的大儿子，名叫来宝儿，十三四岁，两颗圆睁睁的大眼，是个痢痢头，在绽出了衬布的瓜皮帽的下面，露出一沿湿疮，身上穿着棉马褂，镶着麂皮毛领子，赤脚拖着一双棉鞋。他提了一篮白菜，一一晾在竹竿上。那另一个名叫富黄瓜，保长皮猴子的堂弟，被派在他的兼做杂货的豆腐店里当伙计使唤，是一个满面浮肿，不住干咳着的独头汉，用渔叉杆挑了一担鱼网，七手八脚的要搭到桑树桩上去，他的动作缓慢，带着一些女人气。

“不好！不好！要掉！”富黄瓜慌张的叫喊。他虽然年纪已经四十多，声音却尖溜溜的，细弱得象女人的嗓子。他的浮肿的下巴上没一点胡须根。从他外貌上看去，好象随便说他多少岁数都合适。

来宝儿提着嘎哑的童音，哈哈的笑起来。放下手里白菜，走过去替他扶住一头渔叉杆，搭上桑树桩。回头搓着红肿的两手，走到碓房门口张一张，和屋内扫着谷粒的他的小爹三官说：

“小爹，你在这里呀。我听听碓头没声音，当你……”

他撕开嘴，亲热的笑着，那嘴角上干裂发白。说着，扒到空着的扶栏上，很老练的替他的“小爹”踏起碓头来。

三官喜欢这个痢痢头。这侄子从小是他抱大的；没分家的时候，他还是带着痢痢头一床睡。叔侄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小爹上山打鹿，侄子帮着拍手呐喊；小爹晚上叉鱼，侄子帮着烧

“松柴照”；小爹缂丝，侄子帮着看火头，踏脚车。“犟痢痢，别麻子”，村上人都拿这句俗话揶揄着，说他叔侄是天生的联手一对。

三官把地上的扁担捡起，搭在箩筐上，坐下笨重的身体，向门前正在摊着鱼网、准备用网梭整补破断处的富黄瓜看着，看了一回，用袖口揉揉眼睛，带着一点没有成熟的大人的庄重神气，说：

“黄瓜，”他的喉咙浑浊发涩，“你们皮猴子昨朝没回来？”

“老板？老板没回来。在区里议事呢！”

“你昨朝不是到镇上打桐油去了吗？可听到什么的？”

“说要和，还是讲和；我老板说的。究竟弄不清楚。我走邮局门口过，许多人挤在那里，苍蝇团着个牛屎堆。那无线电正在放消息。我挤了半天也没挤进去。后来局里先生站到柜台上，拍手说，说了半天，他那口蛮话，我也照头不照尾。后来听街上说，上海我们开上了五十万救兵，日本鬼子打到江里海里去了！十里无真信喂，老古话。我说还是和了好，你说可是？”

富黄瓜尖溜溜的女人嗓子叫人听着鼻子发痠。他富有创造的天才，说鬼谈妖怪有他的特殊魔力。可是关于别的事，他完全信奉他的堂兄，保长老板（保长不许他称兄道弟，要他叫老板），他的意见就是老板的意见，他的话也就是老板的话。

三官凡事都是反对皮猴子保长的。有一次因为派捐，三官提出质问，两下发生争执。保长大发雷霆，拍台搥桌的把三官骂了一顿，声言要捉他到区里去。三官更记下了仇恨在心。对于打日本，他是个主战派。他在镇上自卫团里当了三个月猎户队。每天早上都听那个学堂里的教员王先生讲一番打日本的道理。虽然他如今已经成家立业，这类和自己日常过日子不大相关的事，已经不常摆在心里，但偶尔谈起来，他的热心还是很不坏的。

“怎么和了好？我说，就是不能和。”三官板着脸，很自信的说；同时用手里的笤帚随便拨着碓臼里。

“小爹，富官刚才说的，”来宝儿从扶栏上探着头，一边颠动着，插嘴说：“他们靠在黄龙溪装冬笋的货船就要开下去了，那个时候和了，那个时候开。他老板派他押木筏到芜湖去。他怎么不想和！”

“自然喽。”富黄瓜拿梭子在网上穿了一下，回过头来说：“总是正经事要紧。这三个来月，耽误的还轻巧？那些木板日晒雨淋，都要烂掉了。再说，那日本鬼子也不是好惹的，大事小事，总有个了时。这个憋气也没用！你记得发大较的那年冬上么：也是说上海那边和日本鬼子打起来了。许多人都高兴。那天我同你到镇上去，邮政局和学堂里放爆竹，戳娘的，象过年那样热闹！都嚷嚷说日本兵打败了，上海的日本鬼子都杀尽了，你也喜的喘气望家跑。可是后来还不是说日本并没败，倒是中国吃了亏。所以说呀，还是不惹它的好，痴汉不让人，让人不是痴汉，老古话。你悟悟看？”

“这回的事不比上回，你不要摸错了后脑！”三官说：“上回好比家里年青小伙子闹事，末后当家的出来，不许小伙子闹，讲个和拉了倒。这回是家里人都憋不住这口气了，都要打了。你看呢：上回只打了个把月，这回从六月里打起，先是北边打，末后上海也打，都说要和要和，怎么到今朝还在打？你家皮猴子是痴心妄想，我看还是赶早把木筏拆了吧！”

“木筏不木筏的，还是小事；打的人不安心呢。现在街上买不到盐。说日本鬼子占了海口，我们就没盐吃。一个人呢，不吃盐！你想想！”

“黄瓜，你不懂。若是讲了和的话，明朝饭也没的吃，吃盐！”

我说，人活在世上就是口气。欺人太狠了，那个也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在邮局里看见那壁上的地图吧，日本就象一条蚕，中国象一张大桑叶。一大块都吃去了！吃还不算，还要吞！听听学堂里王先生说的那些道理，把我的肠子都气得根根断！让那点眼屎样大的国欺的这样子，怎么中国人就这样不争气呢！”

说到这里，三官好象和谁发作脾气似的，拿着笞把走出来，脸上微微现着红晕。颈项偏硬着，一边瞪着眼睛，一边拉下颈上围着的面巾扬着，把偏着的头点一点，大声的说：

“戳娘的！若是齐齐心，就算我们十个拚他一个，看看那个狠些呢！”

来宝儿也停了碓头，跟到门上站着，盯着他小爹的脸，随着小爹的说话和表情，不由的也作古正经的瞪着大眼珠，吃紧的扭动着抿着的嘴，好象要替他小爹使一把劲。

富黄瓜白浮黄肿的脸没什么表情。等三官说完了，他用梭子在头发上搔了两下，低沉着尖嗓子说：

“呃，论说末，是气人呢。戳娘的，日本鬼子就那么凶，不晓得怎么弄的。”

“他也不见得就七个鼻子八只眼睛！”三官好象已经平了口气，风平浪静的站着说：“这个就是拚的事，没价还的。果然一下开上五十万救兵，倒好了；只怕舍不得开那许多。”

“打的话，要用巧法子，硬拚不行；这不是石壁上搨乌龟的事。你听我说：最好用火牛打头阵，牛角上一边扎几把小攘刀，棉花蘸洋油，绑在尾巴上。五百头牛，排个长蛇阵，点了火，爆竹锣鼓一齐响，排山倒海冲过去。不冲他一个个仰天吹海螺，我都不姓章！”

三官认真的沉着脸，觉得这话值得推敲。来宝儿更感到富

黄瓜话里的魔力，瞪着眼睛出神；忽然想起来似的说道：

“日本鬼子有飞机大炮哩！”

“飞机大炮怎么样？”富黄瓜得意的继续说：“飞机大炮那里来的及？我们五百头牛呢，你想想！再说，飞机大炮我们也不是没有。依我说不是那个用法。比如飞机，你丢炸弹打得到几个人？这也要用巧法子。我说，挑几担石灰上去。飞到日本鬼子那边，只顾撒石灰，追着撒，莫放松。石灰飞到眼睛里，你想想那个滋味！这边再吹冲锋号，人马发大蛟样的冲过去，杀他个小猪兜在口袋里，只有叫的，没有逃的！”

“哈哈！这法子好！这法子好！”来宝儿喜的只蹦跳：“小爹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富黄瓜笑得干咳起来，青筋在太阳穴上梗着，浮肿的眼睛充血发红。随后擤擤鼻子，说：

“当兵，我不行；若叫我当军师，我就是这个干法！”

三官重新系着面巾，没动声色。老实说，富黄瓜的主意，他也是有点佩服的；象平日听他说了一段奇妙的故事一样，心里感到有趣，觉得这人确有比自己高明的地方。但是他细想着前线上打仗，究竟想象不出怎么个情形，飞机大炮他也没有看见过。他不能判断富黄瓜的妙法子到底有用没用。停了一回，他笑着淡淡的说道：

“你个油花嘴，倒真有些想头子！”

“你团团转磨豆腐的时候，就想这些心窍子吧？”来宝儿非常羡慕的抬着脸说。

“我说的也还不出娘家。”富黄瓜重新用梭子在網上穿起来：“不过你说拿命拚，那是逞好汉的话。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只死得一次，死了就活不转来。好死不如赖活，老古话。你当是说的

好玩！齐齐心，就怎么样？那个舍得去死？象你说的容易法，中国不就好了么！”

“坏就坏在怕死，中国人不争气！依我说的话，大家都发个狠心，咬咬牙齿一齐拚上去。日本人也不是铁打的命，给他一次生米饭吃吃，也让他肚里有个数。这一回就有个七搭八。你看上海那里挺了三个来月，我们这边也不是面糊鼻涕货！”

“不是逞好汉的话哟！”富黄瓜深长的叹口气，说：“这个仗真的打下去，明朝还不晓得要怎么个活法！都是拿人命不算数嘛！我和你说，现在打仗不是从前的家数了。从前是将官在先锋，打一个红的进绿的出，当兵的在后面不过充充堆头。现在的将官都不行了，倒了过来了，自己躲在后面不露头，只把兵调上去望炮火里填。你想想一天要死多少人吧！你只管说的兴头兴头的。比方说，我们老板说的：又有公事下来，真的要兴抽丁的老法子，这是催的第三次。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。这是真的送命的事，你当还是象到镇上当自卫团，做个聋子的耳朵摆摆样子怎么的！听说别处早就抽到二趟三趟了，你当是说的好玩的？”

三官已经走到屋里扒到扶栏上，听到富黄瓜的话，且不踏动碓头，把眼睛沉着，望在碓臼里，鼻子皱了一皱，似乎觉得这倒是个为难的题目。他笑着，腮上红红的，显得有点腼腆和不安；大约想起刚才的时候，自己没有记起这个。

“你家弟兄三个，”富黄瓜回过头来，很关切的样子，紧接着说：“加上痢痢，就是四个丁。你当抽不到你呀，吓吓，你莫着急。不抽就罢，要抽就是你！这可不比在镇上当自卫团，你尝尝滋味看！”

“真抽到我，我自然去！”三官撕开嘴笑着，显得很难看：“就怕不抽我哩！”

“你是鸭子死了，嘴还是硬的。不是憋气逞好汉的事哟！”

来宝儿望着他小爹，似乎要等他小爹说些什么出来；看见小爹不说，他就替小爹说：

“怎么抽得到我小爹呢！我们是分了家的，一房顶一户，三丁抽一，是抽那没分锅灶的喂！那天我伯伯说过。”

“哦哦，”富黄瓜笑起来，“怪不得你逞好汉，你是说的干礪上的话哟！”

三官立刻板起了脸，觉得这口气没法望下咽。他刚才说的许多话，的确没存这个心。他把碓头踹了一脚，停住了，歪歪的硬着颈子大声的说：

“那个说干礪话？我大哥的话那里就作得准？你是个好样的，敢同我接个掌！我同你到县里自己填丁册去，不敢去的是灰孙子！”

“我不敢！我不敢！”富黄瓜脸也不回，闲闲的笑着回答：“你同我赌狠做什么？你想想也不该。我四十多的人，这副神仙样子。我就贴钱去当兵，人家也不要我！”

来宝儿笑起来，看着他小爹说：

“富官真是个没卵子的货。”

三官把头发向上面一甩，望着河滩上一群野鸭正在飞。他不再作声，很不自在的想着什么；一边使劲的踏起碓头来。

三

开河的日子逼近了，鸭嘴涝家家户户都为这农闲时期三个月渔季加紧忙碌着。三官虽然已经另外顶门立户，但是打鱼的一切生财器具还是和他大哥、二哥共有着，因此打鱼的事也得弟兄三人合伙做。他用了一天的工夫舂出一担多米，够自己两口子吃一个时期的。接着就开始砍劈松柴，准备夜间叉鱼时候的燃料。多年以来，这分吃重的工作都是派他担任的。

山乡的冬天，日子显得格外短。太阳刚爬出高高的鸭嘴山，没等走到天中，眼睛一霎，就已经偏到对河香炉峰的顶上了。三官脱的只剩里面的掩襟蓝布褂，背头上补了一大块褐色的布，歪咬着嘴巴，用斧子劈松柴。他的脸上泛着强壮的红色，不洁净的眼珠里显出一种暴躁不安的神情。两只粗壮手臂每次高举起来，砍到那竖在木磴旁边的松柴的圆径上的时候，他歪咬着的嘴巴里就“戳的！”狠狠的骂一声。声音低沉发涩，似乎抑制着许多急要发泄的恼怒。他显然是无故要和这一落斧子就爽快地分做两片的松柴生着气。

侄子和他的奶奶忙着用簸篮捡那散乱在地上的劈柴。他们一篮篮装起来，提到碓房门前去，堆做整齐的墩子。奶奶是个六十岁以外的憔悴的老婆婆。她的头发稀疏得现出了头皮，蓬乱的拂在耳朵上。从她的瘦瘦的鹰钩鼻子上，隐约现出一些三官的影子。她弯着腰吃力的捡起几根劈好的柴，就直起身子来停一停。那两颗细小的老花眼里，含着一种抑郁的光。她的眉头